



红旗漫卷的大地

□ 温凡

这是一座被“光昭临川之笔”璀璨了千年的文化古城。千百年来,名家辈出,名篇不绝。

这是一片被革命风云激荡过的红色故地。每一座山峰都见证过金戈铁马的嘶鸣,每一条河流都浸润过先烈的热血。

这是一方长征精神深深扎根、代代相传的热土。是中央苏区北大门、中央苏区战略枢纽、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主战场,无数赤胆忠魂用生命铸就了钢铁屏障。毛泽东在这里写下“漫天皆白,雪里行军情更迫”的千古雄

词;周恩来、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,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场接一场的传奇……

这里是抚州。

把红色资源利用好、把红色传统发扬好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。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,这片红土地上的后来者,坚定守护红色根脉,以创新激活时代价值,让那段“红旗漫卷西风”的峥嵘岁月,从静态陈列走向活态传承,在赣抚大地上有了新的表达。

广昌路上

广昌县头陂镇下关冯家祠堂的墙是青灰色的,阳光从天井斜照,光影投射在大厅中央一组雕像身上。这组群雕,定格了1934年那场剑拔弩张的军事会议瞬间,人物神态各不相同,动静之间,激烈的思想交锋扑面而来。

1934年4月28日夜晩,时任红三军团团长的彭德怀就在这里,痛斥因错误指挥而引发战场失利的李德“崽卖爷田心不疼”。

这七个字,穿过战场硝烟,镌刻在历史年轮上,经久不息。

92年后的8月,一群少年走进下关冯家祠堂。听讲解员说完这段历史,一个男孩举起了手:“为什么彭老总那么生气?”

担任义务讲解员的是广昌县委党校教师、广昌县“红莲1+1”宣讲队队员揭国柱,他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指了指墙上的战场形势图:“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‘围剿’战争中历时最久、最为惨烈的战斗。18天内,敌我双方共投入20个师的兵力。由于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,采取堡垒对堡垒、短促突击等战术,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,伤亡五千余人,年轻的战士一批批冲上去,又一批批倒下来,血水染红了汀江。”

男孩再次望向那组雕像,神情默默。

广昌失守,中央苏区失去了北部屏障。几个月后,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红都瑞金,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征途。

“中央红军长征故事从广昌讲起。”这行字排列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(广昌段)红军广场的石阶上方,由花岗岩雕成的立体文字鲜红夺目。广场不远处,是设立于当年红九军团指挥部旧址的“长征前夕的激战红色教育基地”。来自福建的一群高校师生边走边看,通过一个个文字、一张张图片,感悟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革命往事。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主任程美东说: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,广昌战役不能简单说是失败,它是对党和红军的重大考验,而红军交出了自己的答案。”

答案,映照出这片赣东红土地的厚重底色:中央苏区反“围剿”期间48场规模以上战役战斗,27场在此打响;14位师以上红军高级将领长眠于此;有名可查的抚州籍烈士近万人。作为中央苏区北大门、中央苏区战略枢纽、中央苏区军事斗争主战场,这些鲜活的历史铭刻在广昌。

答案,同样写在被烈士鲜血浸润九十多年后的今天。当下的抚州,依托国家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一系列政策,抓住长征国家文化公园(抚州段)建设机遇,保护红色遗址、深研红色历史、活化红色资源、弘扬红色文化,以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讲述新长征的故事,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不竭动力。

“漫天皆白,雪里行军情更迫。头上高山,风卷红旗过大关。”当年毛泽东在马背上吟诵的《减字木兰花·广昌路上》,激励着一代代人在发展之路上创造出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历史,不再是教科书上的铅字,而是一种可以抵达内心深处的力量。

闽赣苏区

从广昌向东,车轮滚滚一路疾驶,到黎川地界后再行一程重峦叠嶂、蜿蜒盘旋的公路,便到了湖坊乡,闽赣苏区的省委旧址就藏在这片山坳里。

1933年4月,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闽赣省,作为中央苏区东北方向的战略屏障,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提议,省委驻地选址黎川湖坊。由此,湖坊村龚家大屋成为中央苏区五个省级政权之一的中共闽赣省委、省革命委员会所在地。



金溪战役烈士纪念馆 邓兴东摄

成立红七军团,举行红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誓师大会,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首场战役“洵口战斗”打响……从省委成立到1935年闽赣苏区丢失,闽赣省委只存在了短短两年时间,但闽赣苏区的广大军民,历经多次血与火的战争锤炼,英勇的革命精神在那个烽火岁月里燃情绽放。

从闽赣省委旧址出发,沿一条田间小道,步行几百米就到了娄家组张家大厅,这座建筑曾经是闽赣省军区政治部所在地。在老屋右厢房,一面写满标语的墙上,竟然还能清晰地找到当年留下的两首词曲排列整齐的歌谱“创造七军团歌”。“看啊七军团,快要诞生了,巩固闽赣苏区县……完成百万铁红军,争取新中国。”

简朴的歌词记录了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声音。在闽赣省所辖的二十一个县,父送子、妻送夫参军的热潮席卷城乡,仅黎川一县就有两千余人踊跃加入红军。

闽赣省委旧址是抚州众多的红色遗址之一。抚州正沿着这些红色遗址,串起一条“反‘围剿’主战场”的红色文旅线路,更加深层的研究与传承也在推进:市、县两级成立红色文化研究传承中心,深入挖掘阐释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,举办纪念中央苏区闽赣省暨红七军团成立90周年座谈会、广昌战役与长征决策学术研讨会、红色标语保护与研究学术研讨会,编撰出版《抚州红色资源通览》等一批红色书籍,激发红色基因启迪思想、振奋精神的强大力量。

那些曾经写在墙上的标语、刻在族谱里的名单、藏在老屋中的歌谣,正被一一打捞、整理、数字化存档。它们不仅是历史的碎片,更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如何组织、如何动员、如何坚守信仰的完整密码。

“在讲解期间,经常有游客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,很多问题都是在讲解词里面没有的内容,我就利用闲暇时间在各种史料里寻找线索。这些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途径的线索,就像一个个解开历史迷雾的密码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认知,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国的强盛来之不易。”聂丹霞是湖坊乡一名社区干部,她还有一个身份:闽赣省委旧址义务讲解员。

聂丹霞是名90后,她在距湖坊村20余公里的熊村镇长大,虽然相隔不算远,但嫁到湖坊之前,完全不知道小乡村里竟然隐藏着这样一段回肠荡气的红色往事。她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讲解,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,了解这段激情与悲壮的历史,让红色信仰在越来越多人的心里扎下根。

距闽赣省委旧址不远处有一座“红军广场”,“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”军旗的巨型雕塑矗立在群山环绕之间,很是耀眼。秋风拂过,竹林飒飒,军旗猎猎。

广场中央正站着一群身姿笔挺的年轻人,聂丹霞介绍说,他们是参加暑期三下乡活动的大学生。九十多年前,就在这里,有一群和他们差不多大的青年,背着枪,唱着歌,走向了炮火纷飞的远方,血洒山河。

而那些远去的人,正是为了后人能有一个安心学习的和平世界,有一个能够投身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机会。

以及,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。

后龚往事

后龚,黛瓦飞檐,木柱斑驳,青砖被岁月摩挲得温润。

这是金溪县左坊镇下辖的一个古朴小村落,村子里一幢幢老建筑,沉淀着时光的烟火旧梦,更镌刻着烽火年代的红色记忆。

(本版压题图为“广昌路上”主题雕像。徐栋林摄)



舞剧《牡丹亭》： 至情四百年

□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若薇 文/图

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!”台上暗香浮动、水光潋滟,台下观众如痴如醉、身临其境。不久前,舞剧《牡丹亭》在完成第100场演出后正式官宣开启第四轮巡演。这个诞生于江西宜黄的故事,穿越四百余年的光阴,以全新的形式又一次赢得了观众的心。江西舞蹈演员胡婕、罗昱文、黄慧慧,在海内外的舞台传递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意境,又在美名远扬后把它带回了家。

舞剧《牡丹亭》第三轮巡演来到南昌时,距离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《牡丹亭》在滕王阁首演,已过去了427年。

沧海桑田,不同的形式赋予这个故事不同的气质。相同的是,杜丽娘内心那团冲破一切的火焰,依旧在满目春光中燃烧,点燃着几百年间观众对极致情感的向往。

南昌市民王铮(化名)是剧院常客,昆曲、赣剧、越剧电影……各个版本的《牡丹亭》她都如数家珍。“我太喜欢这个故事了。太美了,它有一种极致的感情,超越现实的美。”对于这个《牡丹亭》“老饕”来说,舞剧《牡丹亭》自然不可不看。“这是我第一次看舞剧,来之前内心很疑惑,《牡丹亭》以优美的唱词闻名,舞剧要怎么用肢体语言诠释‘则为你如花美眷,似水流年’?另一方面我也很怕太现代的艺术形式不能理解这种极致的感情,把它往感官方面解读。”

155分钟的表演结束,走出江西艺术中心剧场大门时,王铮万分感慨:“舞剧的改编不华丽张扬,而是克制含蓄,可依旧那么有感染力,我落泪了好几次。”

怎么展现“克制”的美?演员,正是以“克制”写“极致”的主体。对21岁的黄慧慧而言,演绎杜丽娘的难度,既源于技术和体力上的新挑战,更源于角色的内心:“她汹涌的生命力并不仅仅来源于梦中那个男人或者是那份感情,而是来源于她在那个过程里真正找到了自己。”要怎样塑造立体丰满的杜丽娘,黄慧慧选择了感知角色、成为角色,从角色身上找答案:“丽娘推开花园门的那一刻,她被礼教束缚的生命开始有光了,骨子里的叛逆被唤醒,但这种觉醒是内敛而克制的,包裹在大家闺秀的体面之下。这就使得她的反抗是内省而持久的,最终走向了‘生者可以死’的终点。”

与杜丽娘的内敛不同,春香的世界则是外放而单纯的。春香的扮演者马驰把这个角色比作一只蝴蝶,绚丽夺目有生命力,引导着杜丽娘推开花园的门,从此走进新的世界。对于这样一个外放的角色,在收放之间需要精准把握一个度。马驰说:“不能让她显得很老成,又不能过于童真。”无论是花园的独舞,还是闺学中的三人互动,或是送别丽娘的悲痛,不同的场景下,克制的表达均使春香的内心更好地展现在观众面前。

该剧还在舞台设计上颇费了些巧思,“牡丹亭”这一方小天地延伸到了舞台外的观众席间。杜丽娘在这里明悟,杜柳在这里重逢,极致的爱情故事在这一方小小的天地上演。在这里,主人公们走进姹紫嫣红的花园也走出封建礼教束缚,面对自我与真我,也面对内心的拷问。除了演绎故事与情感的特殊要求,与亭座观众极近的距离也考验着舞者的抗干扰能力,同时任何一个细小的处理都逃不出亭座观众的“法眼”。

表演至尾声,大提琴与笛子交织而成的乐段使意境更为辽阔深远。杜柳二人历经时空的错位与生死的差异最终喜结连理,汇入双人舞的洪流中尽情舞蹈。这种写意的表达以极简的舞台语言给观众足够的解读空间。来自深圳的周女士是舞剧《牡丹亭》的老观众,她对最后的舞段有着自己的解读:“杜柳在迎来了美满结局之后,汇入一对对舞者中成了其中一部分,在我看来这有点汇入平行世界的感觉。舞剧《牡丹亭》的杜柳如同四百多年间每个版本的杜柳一样,永恒的至情可以超越时空。”



舞剧《牡丹亭》剧照



■本版主编 周颖
■美术编辑 杨数